



## 百家笔会

## 上海有条海口路

□ 胡建华

在上海的城市肌理中,海口路宛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文化之河,折射出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光芒,承载着丰富而生动的故事,将往昔的岁月与当下的生活编织成一幅迷人的风情画卷。

漫步在海口路,就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历史典籍,那古老的建筑是书中最生动的文字。石库门建筑沿街两侧排开,它们像饱经风霜的长者,沉稳而庄重。那深灰色的砖石墙壁,在岁月的侵蚀下略显斑驳,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尘封的故事。门楣上的雕花精致而细腻,尽管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当年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那份对美的执着追求。这些雕花宛如历史的指纹,记录着过去的繁华与变迁。踏入石库门的弄堂,空间变得狭窄而幽深,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邻里之间的欢声笑语、晾晒在半空的衣物……这里曾是无数普通上海人生活的舞台,他们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演绎着悲欢离合。

与石库门建筑相互映衬的,是一些具有西方风格的建筑。它们或有着典雅的廊柱,或带有精美的浮雕装

饰,彩色的玻璃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些建筑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见证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承载着不同文化碰撞的火花。如今,它们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海口路,成为了历史的守望者,向人们展示着那个特殊时代的风貌。

海口路的树木,是大自然馈赠给这条街道的珍贵礼物。路旁的法国梧桐高大而挺拔,它们的枝叶在空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穹顶。春天,梧桐树萌发出嫩绿的新芽,那清新的色彩如同生命的使者,为街道带来了勃勃生机。微风拂过时,新芽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轻柔乐章,唤醒了沉睡的街道。夏日,梧桐树的枝叶愈发繁茂,郁郁葱葱的树冠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行人遮挡住炎炎烈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宛如梦幻般的光的舞步,他们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演绎着悲欢离合。

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然后轻轻地落在地面上,为街道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冬日,梧桐树虽然褪去了繁华,但那苍劲的枝干依然挺立,向着天空伸展,展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姿态,它们在寒风中默默等待着春天的回归。

沿着海口路前行,文化的气息如影随形,如同空气中弥漫的花香,沁人心脾。这里有着许多充满文艺氛围的场所,它们是海口路文化灵魂的栖息地。

街边的书店,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有着独特的韵味。书架上从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到现代文学的先锋作品,从哲学思想的深邃探讨到艺术鉴赏的精美图集,应有尽有。走进书店,纸张和油墨混合的独特香气对于爱书之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除了书店,海口路还有一些艺术工作室和小型画廊,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艺术家们挥洒灵感的天地。画廊里展示的作品则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油画那浓烈而鲜艳的色彩,像是激情澎湃的乐章,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水墨画那淡雅的笔触和

海口路的树木,是大自然馈赠给这条街道的珍贵礼物。路旁的法国梧桐高大而挺拔,它们的枝叶在空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穹顶。

深远的意境,则宛如一首首悠扬的古典诗词,让人回味无穷。

海口路也是美食的天堂,承载着上海的记忆和生活的热情。清晨,路边的早餐摊热气腾腾,香气四溢。金黄酥脆的油条,热气腾腾的豆浆,还有那小巧玲珑的生煎包,咬开一口,鲜美的汤汁在口中四溢。午后,街边的咖啡馆飘出阵阵咖啡香。人们坐在露天的座位上,享受着阳光和咖啡的双重温暖。到了傍晚,小吃店和餐厅的灯光亮起,各种美食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在海口路奏响了一曲丰富多彩的美食交响乐。

在海口路的夜晚,华灯初上,整个街道被笼罩在一片温馨的灯光之中。路灯柔和的光线洒在古老的建筑和斑驳的地面上,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街边的咖啡馆、酒吧里传出轻柔的音乐和人们的欢声笑语。夜跑的年轻人、散步的老人、热恋中的情侣,都在这夜晚的海口路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

上海的海口路,它是历史与现代的交织,是文化与生活的融合,是风情与韵味的体现,成为人们心中一块永恒的文化圣地和生活乐园。

古人很会享受,高兴了喝酒,吃饱了喝茶。酒与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也产生了历史悠久的酒文化、茶文化。

酒该如何饮?茶该怎么吃?众说纷纭。但缓酒慢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关于缓酒,清代朱彝尊撰写的《食宪鸿秘》里有这样一句话:“饮酒不易气粗及速,粗速伤肺。肺为五脏华盖,尤不可伤。且粗速无品。”朱老先生主张饮酒要慢,不可速饮豪饮。

有人说,酒要豪饮才痛快,才酣畅淋漓。依据是,李白在“花间一壶酒”里,藏着“斗酒诗百篇”的才情和豪气;李清照在“沉醉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里寄托着她的哀怨与忧愁;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中抒发的是他与民同乐的情怀和节操;曹孟德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感慨中潜藏着雄霸天下的野心和壮志。

也有人,喝酒讲究究欢、欢、宜,才最有情趣。慢饮细酌,酒是用来品味的,那些动辄三杯五盏下肚,喝得昏天暗地的酒徒,是不懂酒,二是不懂养生,三是不懂生活。喝急酒,喝大酒,人生之大忌也。

关于吃茶,茶学大师庄晚芳倡导“四字”理念:廉、美、和、敬。

廉者,清廉正直也;美者,叶美味美也;和者,心境平和也;敬者,敬重谦恭也。吃茶,讲究的是心境,喝的是心情。一杯茶,可浓可淡,对于饮者而言,无论浓淡,都应有清廉正直于其中;几枚茶叶,于水中绽放,散发着浅浅的茶香,叶片青翠,如绿花盛开,美在其中;约三两好友,相谈甚欢,桌上几盏清茶,茶气氤氲,轻叩,滋味悠长,心情愉悦,谈天说地,多了几分敬意,多了几分敬重。

说到底,吃茶,慢吃茶,才是养生的真经。

## 缓酒慢茶

□ 孟静

## 天涯诗海

## 油菜已经栽上

■ 时春香

明年四月盛开的油菜  
现在就栽进田里  
这才是旧历十月啊

天空正云淡风轻  
农人已在松软的土里  
描绘来年春景的第一行  
没几日满地是星星的金芒

叶上的晨霜莹光  
南迁寒鸦刚落在菜畦旁  
西风裹着冷雨一同游荡

油菜经一冬霜雪  
努力将身儿茁壮  
刚逢乍暖还寒  
便拂去肩头的薄霜  
抽枝展叶孕蕾  
一股劲儿开到芬芳

每一朵都绚烂  
不辜负一缕春光  
含笑展新颜  
静候采撷者送往油坊

榨油的人心中默想  
一百八十天的守望  
世世代代  
一轮一轮  
来用餐桌上的鲜香  
今秋就已藏

## 深深的树叶

■ 贺红岩

深秋时节  
落叶厚厚的铺满了小路

枫叶红似火  
燃起季节的激情  
飘飞的枫叶  
如彩蝶翩跹在风中

银杏叶如金  
浪漫了秋色  
落叶纷飞  
好像一群黄色的蝴蝶

金黄的银杏叶  
似小巧玲珑的扇子  
飘落在树下  
送给大地一份温暖

我在深秋的落叶中  
静静地感受光阴的流转

## 楼下的猫

■ 付令

楼下的院子  
是三只猫的世界

麻尾白猫是胖胖女生  
爱卖弄磁性的嗓子  
大黑猫常常伏在  
在窃听琴房传来的旋律  
狸花猫似调皮的男童  
总爱缠绕人脚踝  
我不得不变成小偷  
偷偷上楼

它们是亲密的玩伴  
也是竞争的敌手  
常常是嬉闹声  
突然变成厮杀声  
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多年以后

我对面的邻居换了好几拨  
然从未记下他们的姓氏  
而楼下的三个邻居,嬉戏正欢

## 有趣说说

## 有趣的「老头儿」

□ 米丽宏

2004年3月30日,在海南三亚荔枝沟杂交水稻试验基地大院里一片欢腾,人们都在忙着挂条幅,放鞭炮……大家为袁隆平院士获得2004年度世界粮食奖而兴奋不已。

那天,各方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中午时分袁老照常睡了一个午觉,醒来后,他与助手们在大院树荫下对弈又获胜局,高兴得像个孩子般跳起来。“玩排球去!”74岁的袁老玩球的兴致上来,像个孩子王,带着大家走向大院另一头的排球场。突然他发现地上有个未燃的鞭炮,便弯下腰用手头的烟悄悄把鞭炮点燃,“啪”的一声,后面的人冷不丁吓了一跳,袁老乐得哈哈大笑……

工作中的袁隆平,一丝不苟,不慕名利。生活中的他,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热情,不服输,不服老。忙完了工作,就和同事们一起下棋,输了会钻到桌子底下罚钱;爱打排球,喜欢跟年轻人打比赛;爱吃甜食,爱游泳;工作累了,自己拉小提琴,妻子弹钢琴,像年轻人一样来个浪漫二重奏。

有趣如袁隆平,是一种修养,一种对生活的体验和热爱。它不是插科打诨,故作嬉皮;不是深沉难懂,标新立异;也不是放浪形骸,调侃逗比;而是根植于烟火日常,坦坦荡荡,明明朗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

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先生,是逻辑学教授,但他的很多行为,在常人看来却没有逻辑。他一生未娶,日子却过得趣味盎然。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到桌子上来,毫不客气地吃金先生盘子里的食物。金先生还喜欢买个头大的梨和石榴,拿来跟别家的孩子比大小。比输了,就将梨或石榴送给小朋友们,然后再去买更大的梨或石榴,再去和孩子们比,乐此不疲。

有趣无局限,你可低调,可昂扬;可幽默,可放旷;可举重若轻,可天然从容,可以如“溪头卧剥莲蓬”般的无赖小童,活得自由和澄明。

说到底,活得有趣,是对万物发自内心的热爱而迸发的激情和活力,是一个人年岁日增却能保持那些与年轻联系在一起的品质。

原中国作协名誉主席王蒙,是一个传奇般的“老头儿”。他19岁因《青春万岁》一举成名,23岁因《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批判,发配到

新疆农场劳动。他少年成名,又大起大落,既有经典作品流传不衰,又有大量新作不断问世。身为文化部部长时,他喜欢骑自行车上班,排队买油条,像普通百姓那样生活。86岁高龄时,他每天游泳、走路、追剧……拥有6块腹肌,会六七个国家

的语言。铁凝说他是个位高“少年”,说他对新鲜事物都像少年般充满未知的好奇。陈祖芬这样写道:“假如,在任何境遇下,都可以把学习的触角伸向任何地方;假如在任何年龄段都孜孜不倦;假如,五六十岁的人嫌拼音输入太慢改学五笔字型;假如,六十几岁的人天天6点钟起床强化英语听力,那么这个人必定会成为王蒙。”

所以,有趣,还是一种力量,一种磁场;一种光明里的奇迹,一种人性中的妖魅。有趣,带给人的,是天目大开的震撼,拨云见日的欢喜;是一堆塑料情绪里的灵魂珍宝,是抽去遮蔽之叶忽然看到铺展开去的森林。

这个世界上,有趣儿的老头很多,汪曾祺,黄永玉,冯骥才……他们对世界都有一种赤子般的惊奇和热爱。时光如水流逝,衰老不是年龄的累积,有趣的灵魂,可抵岁月的消磨。

秋风渐起,万物凋敝,田野里的庄稼都收获完毕,路边大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以及几片挂在枝头的随风飘摇的黄叶。

走进母亲的园子,曾经郁郁葱葱,带给人一整个夏季清凉的葡萄架、丝瓜架、豆角架的藤蔓也都消失不见,只剩下枯枝败叶,以及一根根发黄发脆的枯藤,就像上了年纪的老人,岁月的风霜在脸上刻下痕迹。这些藤蔓历经繁茂,也在秋风的呼啸下逐渐失去水分,最后耐不住秋霜的侵袭,终于枯萎。

母亲挎一个篮子,带我进园子里采摘。夏日园子里的丰盛和热烈已入尾声,我们还会有收获吗?

葡萄架下,细长的藤紧紧缠绕在铁丝上,失去了茂密叶子的庇护,藤蔓显露出了“真容”。顺着枯藤往下看,藤蔓变得越来越粗壮,有的根部足有手腕粗细,显得稳固、有力。在靠近根部的地方,竟然新长出了一个细小分叉,分叉上的叶子蜷缩着,还未完全舒展开来。这青嫩的叶子肯定躲不过下一场风霜的席卷,但这一刻它仍努力地生长着,表达对生命的留恋与尊重。

从初夏到深秋,一直占据家乡

人餐桌的豆角此刻也已经凋零,只在豆角架上留下干叶子和枯藤。我们照例要把豆角藤扯掉,把豆角架拆除、收好,待到明年这些细长的竹竿子还会成为豆角藤的依靠,缀满一架架豆角花,结满一架架长长的豆角。我在几千个干枯的豆角藤里搜寻了一番,竟摘下了一把豆角。这些豆角比盛夏时细一些,也短一些,但比盛夏时更碧绿——进入生命尾声的豆角藤将所有的能量和水分都积蓄在了最后的果实上。

南墙根的丝瓜藤从墙上掉落下来,拖在地上。“这些枯藤上应该不会有一丝瓜了。”我自语道。母亲却摇头,指着墙角的“丝瓜”给我看,它们不再碧绿、鲜嫩,徒留丝瓜的形态,干枯如藤。“老丝瓜里有很多丝瓜瓜,来年种下去,又能结出很多丝瓜了。”母亲说,在乡下,干枯的丝瓜常常被拿来洗碗,吸油又耐用。而且,丝瓜络还是一味中药,用丝瓜络煮水喝,通经活络,解毒消肿。

走出菜园子时,母亲的篮子已装满。回望园中枯藤,我的感受与先前已经不同。这些枯藤表面上看来衰败、没落,背后却蕴藏着顽强和希望,不负时节,不负生命。

“片片玲珑珑,飞扬玉漏终。”小雪纷纷,晶莹、通透、轻盈、纯净,簌簌地,随风飞舞,飘落在枝桠上,楼顶上,那么微小,那么细碎,就那么漫不经心,随意地飞舞着。

独坐阳台,端一杯茗茶,隔着玻璃,端详着,隔着雪花,远眺着。小雪轻敲我窗,似无声,屏息聆听,却如同一首乐曲般悦耳。

静观许久,不禁起身开窗,欲迎雪花入室。伸手去握,一丝清凉,张开手掌,却已消失了踪影,落莫袭来,顿感无措。

远观,保持一点距离,方能体会到它的美,又何必一定要亲密接触?迎面飘来的雪花,虽是落在玻璃上,近而不触,却令人心生欢喜。

小雪敲窗,已是清雅至极,端一杯茗茶,聆听小雪敲窗,更是诗意盎然,心若安然,此境此意,更复何求?

尚庆海

## 生活记事

## 一罐腐乳爱悠长

□ 吴志强

“妈,你今年做霉豆腐了吗?”临近过年的时候,姑姑或者爸爸总会这样打电话问奶奶。

霉豆腐是家乡对“腐乳”的俗称,意为“发霉的豆腐”。奶奶是做腐乳的好手,我曾经亲眼见过她制作的全过程。

先买十斤豆腐,切成小方块,放进有缝隙的滴水篮,底下铺稻草。静置半天到一天,让豆腐水分流干。将晾干的豆腐放进铁锅,盖上被子保持温度,给霉菌一个月温暖的发酵环境。大约一个月以后,豆腐长出白色的毛发,就可以加辣椒粉、食盐拌匀成调料,将豆腐从锅里一块块夹出,沾上白酒增香,然后再把它放入调料粉中全身滚一圈,使其充分入味。之后将豆腐放进玻璃罐中,上层再倒点白酒,除了提香,还能让罐中的豆腐快速发酵。再等一个星期便可以食用。

制作腐乳,除了要有静得下来的耐心,更要有多年的经验。发酵的那一个月,须得将腐乳列为头等大事,时不时去触摸锅边的温度来判断里面霉菌的长势。如果时候把握不好,提早调味或者过晚调味,都会让腐乳失了风度,吃着带有异

味。这种严苛的工程,也就只有做了几十年腐乳的奶奶才有经验。

腐乳做好以后,奶奶会把它装进五个玻璃罐中。一罐留在家里自己吃,剩下四罐给自己的儿女带去外地。奶奶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常年在外出工作,只有过年那段时间才短暂回来,离开时总要在背包中装上一罐奶奶亲手做的腐乳。

和奶奶视频聊天时,奶奶总爱问爸爸他们带出去的霉豆腐吃完了没有。装着腐乳的玻璃罐渐渐空了,这也预示着孩子们马上就要回家了,这是奶奶和儿女们之间不言而喻的默契。

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块腐乳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现在生活富裕了,大鱼大肉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可无论是爸爸还是姑姑们,都舍不得奶奶做的那一口腐乳。或许不是腐乳有多么美味,而是这小小的一罐腐乳,却承载着母亲无尽的爱与思念。每当吃下一口腐乳时,那熟悉的味道,能短暂地抵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想念与惆怅吧。

其实,吃的人如此,做的人又何尝不是呢?

## 枯藤

□ 张君燕

人餐桌的豆角此刻也已经凋零,只在豆角架上留下干叶子和枯藤。我们照例要把豆角藤扯掉,把豆角架拆除、收好,待到明年这些细长的竹竿子还会成为豆角藤的依靠,缀满一架架豆角花,结满一架架长长的豆角。我在几千个干枯的豆角藤里搜寻了一番,竟摘下了一把豆角。这些豆角比盛夏时细一些,也短一些,但比盛夏时更碧绿——进入生命尾声的豆角藤将所有的能量和水分都积蓄在了最后的果实上。

南墙根的丝瓜藤从墙上掉落下来,拖在地上。“这些枯藤上应该不会有一丝瓜了。”我自语道。母亲却摇头,指着墙角的“丝瓜”给我看,它们不再碧绿、鲜嫩,徒留丝瓜的形态,干枯如藤。“老丝瓜里有很多丝瓜瓜,来年种下去,又能结出很多丝瓜了。”母亲说,在乡下,干枯的丝瓜常常被拿来洗碗,吸油又耐用。而且,丝瓜络还是一味中药,用丝瓜络煮水喝,通经活络,解毒消肿。

走出菜园子时,母亲的篮子已装满。回望园中枯藤,我的感受与先前已经不同。这些枯藤表面上看来衰败、没落,背后却蕴藏着顽强和希望,不负时节,不负生命。

小雪敲窗,已是清雅至极,端一杯茗茶,聆听小雪敲窗,更是诗意盎然,心若安然,此境此意,更复何求?

尚庆海

## 小雪敲窗

□ 尚庆海